

后来,长江里的鱼就不多了,不见了。

比如,第一个消失的,“长江三鲜”中的第一名“鲥鱼”。

我曾经考证过“长江鲥鱼”消失的具体时间。有的老厨师说他最后一次烧“长江鲥鱼”是1992年的春天。也有的老厨师说他最后一次烧“长江鲥鱼”是1993年的春天。

反正,没有一个老厨师说到1994年春天。

没有“长江鲥鱼”的春天和长江是多么寂寞啊。昔日,每到三四月份,刀鱼、鲥鱼、河豚等洄游鱼种便会列队从海里溯江而上。

有经验的靖江渔民们都知道,江鲜们的先锋,是火烧鳊。

色彩绚丽的火烧鳊是江鲜中的“信号弹”。“九尽杨花飘,鲥鱼可以捞;若见

火烧鳊,定是鱼汛到。”这里的“九”是指冬至数九数到第八十一天的时候,杨柳开始飘絮了,如果长江段捕捉到了第一条火烧鳊的时候,正是“长江三鲜”中的鲥鱼鱼汛到来的时刻。

长江的鲥鱼是首鲜,与它一样有名的是吃货宋江,因为他在世的时候,靖江还没有成陆,所以他吃的还不是靖江的鲥鱼。但扬州人王少堂还在他的评话《宋江》中借宋江的口赞美了鲥鱼:“鲥鱼生得最娇。它最爱身上的鳞呀,它离了水,见风见光,随时就死了,活鲥鱼很不易吃到。鲥鱼称为鱼中的贵族,它自身中有一种独特的个性,鲥鱼雍容华贵,典雅清高,世人难得一窥其鲜活美貌,所以她那么得人喜欢。”

这样的“贵族”却是丰

江鲜忆旧

庞余亮

产的。最多的渔鱼汛到的时候,渔民们只要在船头敲鼓,不用网捞,那些鲥鱼就会往船上跳。鲥鱼是用来出口的,主要是马来西亚。那里的人特别迷信鲥鱼,说只要一年吃一次鲥鱼,就会长生不老。

真是一个奇怪的风俗!

“刀鱼不过16两,鲥鱼不过16斤。”

这是吃货们的口头禅,想想也要流口水的。

“芦苇齐腰高,刀鱼动担挑。”捕捞完鲥鱼之后,刀鱼就该上场了。

刀鱼平时的栖息地是在浅海。春天到了,它们就想到了“返乡”,沿着长江逆水洄游而上,幼鱼在秋后再游回大海,它们一路觅食小鱼、小虾、贝壳,它们在淡水中不断生长,而到了靖江段,发育得恰到好处。

此段的刀鱼最美。

此段清明前的刀鱼更美。

1976年的春天,江苏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到长江边的靖江来,他向靖江方面提出要搞一张长江刀鱼丰收的画面参加全国影展。当时靖江文化馆的王国良就把这个事情向县委书记作了汇报。县委要求,要把这个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,并电告当时的渔业公社书记。公社书记接到电话随即就通知沿江三个大队负责集中捕捞长江刀鱼,并要求当天所捕捞的刀鱼一律于当日下午3时送至长江边的八圩港。那场面既壮观,又呈现出了丰收的场景。那时刀鱼产量确实多,日产达3000多斤。刀鱼也很大,那天捕捞到一条大的刀鱼,足有四个手指并拢那么宽,长度足有一米。

但是,那张《刀鱼丰收图》虽然完成了政治任务,但经济上损失其实很大。本来每天捕捞上来的刀鱼是出口外销的,这样一来就只能内销了。

刀鱼不能晒太阳。

但那天为了拍照,把集中的刀鱼全部晾在滩边晒太阳。晒过的刀鱼发了

黄,但吃口还好,只是卖相不好,只好在城区各大集市上内销刀鱼。

拍完照片的那个晚上,全靖江城的吃货们都在吃刀鱼。

几乎是家家吃刀鱼呢。

这应该是史上最“奢侈”的平民晚餐。

“刀鱼当钻不钻,鲥鱼当缩不缩,旁边急煞河鱼,着气一余被捉。”

刀鱼爱惜自己的触须,头碰到了网不肯向前钻出去逃命。而鲥鱼很珍惜自己的鳞片,碰到网绳后因为头小,可以往回缩逃命,但它不缩。而河鱼(即河豚)遇到敌情的时候,本想把自己鼓起来做武器,恰好被捉。

80岁的老画家陈明回忆道,他们小学操场边的沟渠都与长江相通的,每到涨潮,就有河豚蹦到操场上来,因为河豚爱生气,少年们就把生了气的河豚当成免费足球踢。

昔日,还有鲥鱼。渔

民们从来不叫鲥鱼为鲥鱼,而叫“来鱼”,他们忌讳说“回”,生怕遇上的鱼汛要回头溜走。

昔日,还有籽鲚鱼。籽鲚鱼又叫凤尾鱼。籽鲚鱼大肚子,籽多。最适合做罐头,当年的籽鲚鱼是送到上海梅林罐头厂出口的。

昔日,除了籽鲚鱼,还有长江鳊鱼和长江虾,所谓涨潮鳊鱼落潮虾。

“杏花吐白桃花红,夜钓鳊鱼钩不空。”

昔日,捕捞长江鳊鱼是最惊险的,得要等到刮东北风,还要下毛毛雨。这时鳊鱼就从水底上来了,那时渔民们在浪里来浪里跳,看不到船,仅仅看到浪花中的桅杆忽上忽下。

昔日,弄潮儿都在江上,那时的长江里全是鱼啊。

但是,后来长江的鱼就不多了,不见了。

于是,我们只能在寂寞的江水和懊悔的渔网面前忆旧。

出生在上海市区的我,虽然不识稻黍稷菽,因为孩童时多年寄养在海门县城外婆家,却早早知道藿香茶是三伏天消暑解渴的佳饮。外婆家有座不大不小园子,墙门西首一棵百年老榆树,宅后一大丛翠竹,东西竹篱边种着丝瓜、南瓜、扁豆,还有凤仙花、鸡冠花、夜饭花,和几棵半人高的藿香。每年暮春初夏,花儿们仍争妍斗艳,藿香虽素面朝天,倒也枝叶扶疏,摇曳生姿。摘一片心形齿边叶子嗅嗅,连指缝里都透出醉人的清香味儿。清人赵谨叔《本草诗》有这么几句:藿香入药叶多功,洁古东垣用颇同。佳种自生边海外,奇香半出佛经中。说明了藿香不仅好闻,叶片煎茶,祛暑消湿,理气和胃,还具有特殊的疗效。如今药房里出售的藿香正气胶囊,其主要成分是藿香。藿香是寻常植物,人们也习惯用藿香泡茶,大暑天里供一家老少饮用。记得外婆早炊前,在大灶上烧锅开水,然后摘了一小把藿香叶,丢进脸盆大的黄釉瓷缸,冲上沸水,氤氲里顿时溢出了浓浓的清香。凉透了,舀上一茶碗浅绿色的藿香茶,咕嘟咕嘟喝着,天然的绿色饮料,沁人心脾,那真是一个爽。作为顽童的我,逮知了,粘蜻蜓,钓蚂蚱,大热天玩得昏天黑地,喝了藿香茶,竟然很少生痱子。

藿香茶

孔强新

几十年过去了,前些年我也弄来几棵薄荷苗,长得茂盛,用来煮粥和泡茶,总觉得缺了点什么,哦!是藿香茶的清香味儿。我询问了海门的表弟,说县城里楼房多了,也多年不见藿香了,即使乡下也无入种植。去年住在九亭的小妹突然惊喜地告诉我,邻居从启东搞来了藿香的种子,她尝试着种在庭园里,谷雨时已经长出了半尺高的苗苗,问我要不要移植。我赶紧去了小妹家,带回两株苗苗,分别移植在泥盆里,家里没有阳台,置放在门外的绿化带边缘泥地上。几场春雨后,藿香苗蹿到尺余高了,主干分枝上片片嫩叶虽不茂密,却也错落有致,由青泛绿,长势喜人。我摘下两片闻闻,那久违的清香又扑鼻而来。经过夏秋开花结实,今年藿香又蹿出几棵。嘿,盛夏季节,我又能痛痛快快地喝上藿香茶了。

示范。之后的毛氏《传》、郑玄《笺》,则有“以志(此志关联政治和教化)逆意”替代“以意逆志”的倾向。至北宋欧阳修直言“知诗人之意,则得圣人之志”,旨在恢复《诗》吟咏性情的面目,他的《诗本义》纠正了诸篇《传》《笺》牵强附会的说法。自其发切后,《诗》学便开出一“舍《传》求经”的宋学一派。明人以阳明心学解诗颇有可观。清人治《诗经》侧重训诂和名物考证,也有折衷汉宋,自出新意的硕果。可见,每代学人都会带着不同的问题意识,不遗余力地对经典加以阐释,这是典籍日繁、文脉延绵的一大内因吧。除了学者必须皓首穷经、维系文脉外,一般人读《诗》可多关注“五四”至今的重要著述,比如程俊英的白话译本,既博采古今诸家治《诗》之长,又大胆跳出儒家的框框,以今体民歌翻译,可谓别开生面。

先人的馈赠

奚彤云

个人想要享用这份馈赠,不妨关注浩瀚典籍中可视为经典的部分。按经史子集严加挑选,有十三经,前四史、《资治通鉴》,诸子百家,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文选》及历代名作等。上述经典内容看似有限,要想全面掌握并非易事。

比如诗在西周是被配上乐调、用于各种礼仪活动的,春秋时期就有延续,乐工一面自己创作乐歌,一面也采用现成徒歌。春秋时,合乐之诗还多用于行人外交,行人提取片段诗语,在不同的外交场合,利用诗歌语言的多义性,表达各种政治诉求。孔子对诗三百加以编订后,仍基于使用需求说诗,当然他还给《诗》加了“思无邪”的总断语。孟子可能看到断章取义式的说诗,缺乏稳定性,便提出不可拘泥于字句,当“以意逆志”,从全篇大意探讨作者的意图。不过孟子未能对此做出全面的



老哥俩 (油画) 孙昌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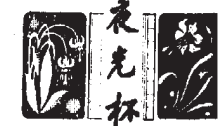
灵光乍现

詹政伟

对比

为什么童年时光会显得特别的漫长?据科学研究表明,那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,眼睛的生理特征出现退化,年龄大的人比儿童更少地接收图像,会感觉时间过得慢,而儿童面对一切都是新鲜的,会让记忆深刻、注意力集中,于是,时间就过得飞快。

动物也开动脑筋了白鸢偷吃水池里的泥鳅,会把泥鳅摔晕了,



中国是保存古代书籍最多的国家,从“轴心时代”先哲的精妙言论到后世蔚为壮观的四部撰述,其知识及信息含量如汪洋大海,飘忽不尽。这份文化遗产可资文明因革损益,是先人给予的重要馈赠。

老师王运熙先生在文章和访谈中曾几次吐露,自己服膺《礼记·中庸》所说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”,一直把它当作治学的座右铭。这句话是《中庸》对学者修身成德提出的功夫要求,广博、审慎、慎重、明确、诚笃五词,放于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之前,既提升了修习的难度,此句之后,又用五个“弗措”(不放弃),进一步提出:学习了没能通晓、提问后没能明白、思考了没有答案、辨别了不够明晰,行动了不够踏实,都不能就此放弃,必须坚持到底。儒家这种严格的修身要求,仍能对当下各类研习进阶起到指导、规范、激励作用。

从“轴心时代”先哲的精妙言论到后世蔚为壮观的四部撰述,其知识及信息含量如汪洋大海,飘忽不尽。这份文化遗产可资文明因革损益,是先人给予的重要馈赠。

老师王运熙先生在文章和访谈中曾几次吐露,自己服膺《礼记·中庸》所说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”,一直把它当作治学的座右铭。这句话是《中庸》对学者修身成德提出的功夫要求,广博、审慎、慎重、明确、诚笃五词,放于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之前,既提升了修习的难度,此句之后,又用五个“弗措”(不放弃),进一步提出:学习了没能通晓、提问后没能明白、思考了没有答案、辨别了不够明晰,行动了不够踏实,都不能就此放弃,必须坚持到底。儒家这种严格的修身要求,仍能对当下各类研习进阶起到指导、规范、激励作用。

一有机会,我就喜欢去山里行走。浙西的大山,层层绿荫里散落着一座又一座村庄。一些古老的百年村落,几辈人都在高山丛林间繁衍度日。远远看去,密林之中,山道蜿蜒,旧宅新居在道旁的树丛间,隐隐露出白墙黑瓦、袅袅炊烟。于是,常常会泛起一种既神秘又亲和的感觉。

那天,我一个人爬上了山顶,只见一幢孤凸的古旧木屋。秋阳照在深褐色的门窗上,一位大娘坐在窗下整理着一堆玉米。可能平时上山顶的人不多,见有人过来,她冲着我笑。门框边,佝偻着一个老头,瘦削、乱发、灰脸,像患着病。

看她和蔼,便问道:嫂子,你家有没有鸡蛋?我想买点。

你来得不巧,前两天,女儿来家,都让她带走了,她说城里卖的鸡蛋不好吃。除了玉米,你们还种些啥?

多啦,栗子、番薯、萝卜,我便宜点卖你。她笑着看我,透出想成交的表情。

老公病着,你能忙得过来?

这是他叔,病了好几年,干不动活了,孤身一人,没人照顾,接来一起住。嫂子为母啊,你得受累了。你老公呢?

早不在了。都是一家子,有病了,总该帮啊。像是散淡的闲说,可这话里,隐含着寻常日子里无数辛苦的付出。七十多岁当嫂子的,一人持家,要干农活,还要侍候着这样一个病人。

小叔看着笑咪咪的嫂子,皱着眉,一脸的无助又无奈。

我买了玉米、栗子和番薯,都是很沉的东西。这深山僻壤处,我不大会再来。拎着的这一大袋农家收获里,有着这位嫂子太多的心气和汗水。不知老人还有多少时日,有力气在山坡的田地里,浇水挥锄了。

下山时,走上了村道。路边的竹林,瘦翠挺秀,直依蓝天。一位披着蓝旧中山装的老头,用木竿在清理水渠里的枯叶。像是一位做善事的大爷,要在下雨前疏通渠道。我在他背后说:“大爷,这天要下雨吗?”他不应,也不回头。等我上前,大声唤他,才回头朝我笑了笑,说这渠堵了,下雨走不了水。大爷方脸、黑肤,两道眉毛黑而挺,很有力,除了耳朵重听,身体敦实得很。看着也就七十岁左右。他说,我84岁了。

他径直走向一堆横躺的枯竹。对我大声说:“老太婆病了,儿子一家在县城,里外事都得我做了。我扛一捆竹子回去当柴火,是去年砍下放着的。”

这捆枯竹根部直径有三十多厘米,七八米长。只见他脱了上衣披在身上,咯膝盖,把竹子的小头搭上肩膀,慢慢移动步子,直至整捆竹子横跨在了他的右肩。起步前,把那根木棍从左肩插向竹捆下,整个身子耸了耸,挺直,颤悠悠地走了,边走边朝我笑了笑。

几位六十多岁的旅伴,看呆了,眼睛直直地盯着老人的背影。“我们都扛不动啊!”“城里人到他这年龄,都只能闲坐喝茶了。”“看那腰背还一点不驼。”

站在我身边的是,年轻时生活经历丰富的“小妹”。她发出感慨:“大山里过日子,不易,要自强,也得互相帮衬着,待人还都得实诚。”她讲了自己的经历。

那年去山里避暑,丈夫正患重疾。她带着药罐上山。“农家乐”老板娘的婆婆闻到了煎中药的气味,就打听病人是谁?患的什么病?别人告诉她,这个病不能吃药,要增加营养最好吃鸭,而且要老鸭。婆婆在家分工是种菜、饲养鸡鸭,媳妇上灶。

那天,她看到病人羸弱,说:“我只有养了三年的老鸭,我让媳妇宰了炖汤,让他吃了吧。”后来知道,那是只领头鸭,每天傍晚会领着鸭群回棚,别人出价600要买,她不肯卖。鸭子宰了后,塞给婆婆钱,她只收了200元。

以后,每天太阳落山时,婆婆便自己上山,赶着鸭群回棚。有一天,上山迟了,天黑了下来,婆婆赶着鸭群回棚后,钻入棚子抓个鸭子第二天厨房用,出来时,

没站稳,脚下一滑,滚下山坡,脊椎骨折了。出院回来,“农家乐”里的男女,都在车边迎接,像迎接自己家里的老人。有人悄悄把钱放到了她的衣袋里。

我说:“山坳荒僻,在连绵不绝的大山里过日子,互相照应着,有难了才不怕。时间长久,这就成了习性。”她应道:“是啊,山里人的淳厚坚韧,是被这山野里的水土和艰辛的环境,养育出来的。”

站在山脚下,抬头回望耸立的群峰,逶迤雄浑,人无其影,山顶的那幢木屋,在绿荫中只露出了房脊。人在大山深处,看清了自己的弱与小,你会觉得孤寂,便沉静地想,这个浩大、艰难、多变的世界,该如何与它好好相处?

十日谈

名家与经典

（作者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）责编:朱光 沈琦华

刊《我的创作手札》。